

最後報告

短篇小說佳作 張寧靜

張寧靜

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九日生

河北省人

作品

散文「金色的黎明」等共七冊

論文「法國華僑概況」一冊

童話「新西遊記」等共七冊

我決定組隊探測尖島的消息，在學校中傳聞之後，第一個衝進我辦公室裡的，竟是陳沅。陳沅是我的學生，現在是我的助教。因為多年相處，我對她了解的很深。她似乎有一種牛脾氣，總是喜歡向前衝，完全不顧後果。當然，我不是指她的才能，如果她的才能不及，我也不會在眾多的合格人中，挑我做我的助手了；我指的是她的身體，她是否能支持艱苦的尖島之行？支持多久？

自我看見陳沅的時候，她的身體，就不怎麼好。那時候她剛來巴黎，在我任教的大學裡就讀地質系，我正是她的教授。當時我很吃驚，看來她像滿身大病，既瘦又弱，很可能禁不住一陣大風。我不知道像她那麼體弱的人，為什麼偏偏挑上地質系，因為地質系是所有科系中最艱苦的一科，有些課本不是寫在書上，而是深山大澤、不毛荒島、冰雪極地……這種地方，就是身體正常的人，有時候也吃不消，何況她？

但是，這是陳沅的興趣，又是她自己的選擇，我不能替她決定，我所能做的，除了把我的知識傳授給她外，就是多一份關注。我覺得她太需要我的關注了，我怕她支持不住，突然倒下或是半途而廢。當然，不可否認的，我還有一種偏心，因為在這個大學裡，我跟她都是極少數的外國人，大家都是「少數」，何況我們都是中國人，血濃於水，而我又是她的教授，我怎能不偏心？

我的偏心，她當然能夠感覺出來。每次野外實地調查的時候，我都把最輕的工作分配給她，對她的指導，也較別人為多。但她似乎並不感激，有時候她還向我抗議，說我對其他人不太公平。我知道她的抗議是善意的，我

常一笑置之。久而久之，她也視我的「不公」為正常了，她默默做她份內的事。

就算我這樣呵護她，她仍三天兩頭的生病。陳沅自己對同學說，她選上地質系，除了是興趣外，還想把身體練好。但我看得出來，起碼她的第二個心願沒有達到，因為她的身體非但不見健康，似乎更差了，自她離婚之後，身體更一路倒向下坡。

像這樣的一個人，適合去尖島嗎？

「陳沅，」我說：「你知道尖島在什麼地方嗎？」

「在挪威。」

「在挪威的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北極圈裡，北緯最……」

「那你不該去，」我打斷她的話說：「那裡冰天雪地，夏天的氣溫常在攝氏零下二十度，而且方圓兩百里之內，除了我們，沒有人類活動，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荒涼的地方之一……」

「但那裡保有世界上最原始的地貌。」她也打斷我的話說。

「我轉彎抹角，就是想告訴你一個事實。」我正面對着她，不再掩藏我的感覺了：「那個地方極不適合你，對你是無益的。」

「教授，你又偏心了？」陳沅搶在我的話尾之後，立刻接着說：「我知道你對我的關心，你是善意的。但我相信我支持得住，我不會拖累你的調查計劃；我也不會替你添麻煩，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。尖島是一個好地方，它對我的誘惑太大了，教授，我求你……」

「但你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的身體，一直都不夠堅強。」陳沅搶着說：「可是你也有責任，你一直認為我是一隻溫室裡的花，需要保護。可是溫室裡的花，總有一天，總有一天要面對溫室外的寒風的。你想叫我不夭折，就請給我這個機會吧……」

我還有什麼好說的？我只有接受她的申請了。

十幾億年來，人類踏上尖島的紀錄，次數不多。一來因為它的地理環境，非常偏僻，在交通上先天不足；二來也是因為挪威政府，刻意保護，所以它才能有完整的原始面貌。這種情形，對學地質的人說，當然是很大的誘惑，我無法阻止陳沅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籌備工作在密鑼緊鼓中進行，出發的日期一天天近了。因為籌備工作的瑣繁，陳沅的臉也就一天天的蒼白。就在出發前兩天，跟陳沅是鄰居的克麗亞突然告訴我說：

「報告教授，陳沅病了！」

「啊！」我驚叫一聲。

我趕快去看她，發現她正高燒，可能還不是小病。在這出發之前的密鑼緊鼓中，這不是好消息。不過，這種情形，我多多少少已有預感了。

「教授，真對不起，還害你來看我。」陳沅說。

我除了叫她安心養病外，沒有別的可說。

「但我一定會好起來的，我一定會隨隊出發！」陳沅堅決的說。

「你還是安心養病吧，不要再想尖島！」我還是只能如此安慰。

依我的計劃，我們先飛去奧斯陸，在奧斯陸補充乾糧後，北上挪威的一個小港，由那裡乘船去尖島。我們雖然儘力摒簡了行囊，但還是笨重的好像飛機都載不動。陳沅生病，我既喜又憂。喜的是她終於不能來了；憂的是她的身體，假如一直那麼下去，怎麼得了？但，奇蹟似的，飛機在巴黎起飛的時候，她竟來了，而且，好像病已癒了。她臉上展現的笑容，是我從沒見過的，很美。

「教授，想不到吧？我終於在最後一刻趕上飛機了！」她說。

我真的沒有想到！

我已對尖島有一些了解，我知道它大略的地形，也知道它的寒冷，但因為去過的人少，所以我的資料很不完善。等我踏上尖島後，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，也許地形的怪已在我的認知裡，但氣候的變化，都是我們不知道的，它可以在一日之間，歷經春夏秋冬四季，變幻之快，大出意料之外。

我們到達尖島的時刻，是在凌晨的四時，但天早已大亮了。極地的緯度，因為較高，在夏日裡，白晝的時間特別長。我刻意挑選這個季節，一來因為氣候較暖，二來也就因為它的白晝長，這對我們的工作，非常有利。

尖島為一略似長方型的島。我們因為人員與物力，無法對全島做一調查，所以僅限於南部一角，但，那也很夠了。我必須將我的調查隊分做四組，各涵蓋一部份，如此才可併出一個南部地區。我為了「偏心」，分配給陳沅的任務，是總管我們的糧秣。這是一個瑣碎的工作，但沒有實地調查那麼辛苦，不過她也無需整天悶在帳篷中數計糧秣的支配，在空閒裡，她可以任意支援任何一組。因此她比其他的人員都有自由，她是唯一可涵蓋四個區域的人。

「教授，你偏心偏得那些洋學生啣啣叫呀！」她笑着對我說。

那些洋學生倒沒叫，因為他們的面積夠大，他們所擔心的，應該是在限定的時間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——這不容易，所以沒有叫的時間。

我們安頓好帳篷，已經過午了。晨間時下過一陣微微的雪，攝氏零下二十幾的天氣，到了中午，雪已融了，溫度也只升了十度，氣溫仍在零度以下，想見入夜之後的氣溫，將是什麼情形。為了安全，我嚴格訂定了作息時

間，不准有例外。現在我們就齊集在帳篷前，聽我的一些臨時補充規定。

「教授，你不要把我們當成小孩子呀，」陳沅又半開玩笑的叫了起來：「我們會謹慎從事的！」

陳沅，這個年齡已經不小，但還有小孩子的脾氣的人，當她心裡不願意的時候，她不會跟人爭的面紅耳赤，她用的就是這個方法。可是，對我來說，有些話雖是老生常談，也不能不談，什麼事都是安全第一，在這荒涼的極地，可說呼天不應、呼地不應，我不願見到任何意外。

四個小組，利用下午的時間，將他們的四個區域，各自大約的測覽了一下。兩個組調查濱海區域，一個組調查內陸，另一個組，調查冰河。

冰河是自然界的奇觀，它雄渾、壯闊、凌厲而又美麗，但它潛在的危險也最多。絕大多數的時候，我們不知它潛在的危險在那裡，可是一旦來臨，沒有快捷的應變，就可能一去不返了，生死之間，也許只有一秒鐘的時間，可供快擇。

對付這種危險，我派了最有經驗的克里與齊莫亞，他們都有探測冰河的經驗。

許多人以為，冰河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冰塊組成，它的表面，犬牙交錯，散佈着看來似有規律的溝與槽。但對一個地質人來說，這些表面現象，唬不住他，冰河實際上是由一整個大冰塊做成，而且由於加大、膨脹，或它本身的重力，造成了一種移動現象。在移動中，由於冰塊所處的位置不同，有些移動的快些，有些移動的慢些，所以整個大冰塊崩裂了。我們在表面上看到的那些交錯的溝槽，就是斷裂的痕跡。

冰河向下流瀉的速度，每年大約由幾公尺到十餘公尺，算是很慢。但破壞力很大，有些現今已「死」去的冰河，我們看到它走過的痕跡，整個「河流」，不論多麼堅硬的石床，都被它刮得光滑溜溜，比用機器打磨還光滑。

冰河的「深」度，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，有些冰河只有十幾公尺，有些冰河却可能有幾百公尺。而且，因為地理環境不同，同一條冰河，很可能有些地方只深十尺，幾步之遙的地方，就深數十公尺了。來自冰河潛藏的危險，就是那些崩裂的溝槽有些很明顯，有些完全看不見，而溝槽的深度，有些幾公尺，有些數百公尺，而且絕大多數都很細小，一旦不小心陷了下去，因為空間狹小，幾乎沒有什麼營救的好辦法。

冰河是地質的奇詭，雖然危險，沒有人願放棄它。我自然也不例外，我要在冰河與冰河附近的地質上，找到最原始的古地質資料，所以我嚴命負責的人，注意安全，而且我在地圖上畫好了詳細區域，不可因為貪功或受到什麼誘惑，超出工作區域之外。這是消極預防，以便有意外時我可迅速營救。

在冰河上工作，通常最少需要兩個人。兩個人之間，有一條長約二十餘或五十公尺的繩帶，萬一有一個人不小心掉進冰溝裡，他下墜的重量，必會拉動另一個人。這個人的反應就很重要了，他必須在短短的一秒鐘內，迅速的用冰斧固定自己的身體，否則他也只好跟着下墜下去，那麼兩個人都完蛋。如果成功，他除了救自己外，另

一個人還有營救的機會。但在那種千鈞一髮之際，因為事起突然，走在後面的人，常常無法用冰斧固定自己。可是他也不能叫自己被下墜的人拖了下去。另一的辦法，就是按下鬆繩的開關，眼含着淚，默默的把同伴送上死路——這是最不得已的，也是最難過的。

克克里與齊莫亞，走在冰河前端，另外又挑了兩個新手，這四個人，用一根繩子串了起來，應該是很安全的，因此我也放心了。

工作進展很順利，一個星期後，負責調查濱海地區的兩組與伸向內陸的一組，都有很大的進展。眼看著他們在計劃的日子之前，就可完成全部工作。只有探向冰河的一組，落後計劃很多，因為他們遭遇了困難的地形，比較難克服。

陳沅遊走於三組之間，倒也如魚得水。我奇怪的却是，她非但沒有為尖島惡劣的氣候病倒，反倒容光煥發，好像她的病，已霍然癒好了。

「陳沅，你好像換了一個人。」我說。

「是嗎？那是尖島的地質，太吸引人了，我不得不打起精神。」

她說的也是，尖島在一般人眼中雖是一個荒島，不屑看它一眼，但在地質學家眼中，它却是一大块寶石，到處都有發掘不完的東西。不過我們難應付的還是它的氣候，它自早晨的零下二十幾度，到中午的零下十度，又到入夜的零下三十度，其間可能還挾着不知道何時來的暴風雪、呼嘯的北極風……一日數變，沒辦法預料！

依據約定，下午七點，是我們收工的時候，各小組的工作，不論是否已經完成當日指定的任務，都要在這個時候歸營，絕對不能遲過這個時候。我嚴厲的執行這一個規定，着眼亦是安全，因為我不能以目力看及所有小組的工作區域，而我們依着挪威政府的規定，除了只有與挪威的一座電台外，自己本身沒有橫的連繫。凡是越時未歸，即意味着那個小組可能遇到意外了。

「報告教授，第四組未歸！」陳沅說。

「啊！」我驚叫了一聲，是他們出了麻煩嗎？我極目的向第四組工作的冰河區域望過去，隱隱約約的，我能看見冰河，但我看不見工作的人。我們之間的距離，雖不算遠，也不很近。

「陳沅，叫抗可拉與葉利萊來，另外備些乾糧，」我說，「我要過去看一看。」

「教授，還有我。」

「你？」我吃了一驚：「陳沅，那是冰河，」我指着那條在下午七點依然陽光燦爛下皚皚白光的冰河說：「你吃得消嗎？還是不要去吧！」

陳沅那裡肯聽？她背上一個乾糧袋，又替我背一份，她自願的先出發了。

「陳沅，危險！」我說。

「但我一定要去！」她回頭說。
我有什麼辦法？我只好答應了。

我們紮營的地方，距離海岸綫，不算太近，也不算太遠，太近怕突然的漲潮，把我們沖入大海，太遠又怕自尋煩惱，因為這裡的海岸綫不是沙灘，而是一個個比足球還大的卵石，我們必需一脚高一脚低的踩在這些亂石上。走過這一片石原，才能到達目標，而這是很費體力的。紮營又不能離海太遠，否則那些難走的石原路，就更長了。

若到冰河去，非但要攀上一座小山，先還得走完這段石原，費力自是當然的。

下午七點，但因為北極圈內的白晝，特別長些，所以仍亮如中午，不過，究竟是下午了，下午的氣象起了激烈的變化，剎那間，烏雲密佈，大雪似要來了。

「陳沅，你快回去！」我說。

但是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大雪已紛飛而下，從烏雲聚集，到大雪飄落，好像不過只有幾分鐘的時間，尖島氣候的變化，就是那麼莫測。

「教授；咱們的俗話說：『下雪天，留客天』，不論我現在向前走，或是即刻向後轉，都同樣危險，看來我是非跟定你不可了。」

我只好認了，因為在大雪中叫她獨自回程，實在比叫她跟我走還更危險。

尖島的大雪，加上勁風，似乎不是飄落下來的，而是橫着掃過來的。雪打在臉上，隱隱作痛，好在它來的疾去的也疾，不一會兒，太陽已經出來了。我回頭望，我們的來路、去路，以及我們紮營的地方，都是白的，而且白的很徹底，似乎除了白外，沒有別的。

我心念着第四組可能發生的事情，我對這美麗的白，完全沒有欣賞的心情，可是，經過這麼一場大雪之後，我的目標，原是很清楚的，現在却有點模糊起來，因為雪把冰河蓋進了，我只看見雪堆起的嵯峨，不見冰河。

「教授，我先行。」陳沅說。

「不，叫允可拉帶路，他有經驗！」

「他是我的學生，我該先行。」陳沅不由分辯的，取得第一人的位置。我自愧年老，體力不及他們，只好排在第四。

又是石頭、又是雪、更增加了拔跡的艱苦。我們費了兩小時，才隱隱的看到第四組，原來他們真的有困難了，我們在一大片白色的雪野裡，終於看見兩個艷紅的顏色，那是他們的衣服——第三及第四呢？他們應該有四個

人。
又費了一個小時接近，太陽仍亮的如中午。

「教授，克克里與齊莫亞掉到冰溝裡去了！」當我們接近，我聽見凱凡說。他是第四組的第三人。

「有危險嗎？」

「暫時沒有，」凱凡說：「但我們不知怎麼把他們救上來。」

「讓我想辦法。」我說。

等我們接近，我才知道一切情形，克克里首先掉了下去，齊莫亞的冰斧，一度固定住了，但又迅速的滑脫了，所以齊莫亞也掉了下去。幸虧第三與第四個人的反應夠快，也因為有一塊突出來的巨冰，及時的阻擋他們，所以他們兩人才沒有跟着一同墜下。

克克里在墜下時，可能頭部與冰相撞，仍在昏迷。齊莫亞的一條手臂，可能骨折。他們兩人都倒吊在冰溝裡，要營救的辦法不是沒有，但太困難了，因為合我們六人之力，要想把墜入冰溝裡的兩個人拉上來，是很困難的，何況他們都已受傷了呢？

「我去！」陳沅說。

她知道我會反對的，但她不等我反對，就展開行動了：她用另一根繩子，慢慢的把自己一呎一呎的放下，亢可拉負責在上面操作繩索。

我知道，她想把他們兩人，分別一個個救上來。

這樣的救援，本是登山技術的一種，不是地質系專長，不過因為興趣，許多地質系的學生，也是登山好手。沒想到身體不佳的陳沅，也有這個興趣學這種本領，我不禁慚愧，因為我一直認為她是弱不禁風的。

由上俯望，冰溝之深，不知幾許。我以繩索試量，最少也有五十公尺，而先後墜下去的兩個人，却卡在四十公尺左右，空間小，他們動彈不得。幸虧陳沅生得瘦小，如果她是大胖子，她不可能到達他們的地方。

難的不是如何到達他們的地方，而是如何把他們救上來，因為冰溝底部，空間太小，任何行動都受限制。我不禁替陳沅擔心起來，只怕她有心無力，白忙一場了；而且，我更擔心，北極圈內遲來的黃昏，現在終於來了，我們非得趕在入夜之前，將他們營救上來，否則，入夜後的氣溫，將使我們抵擋不住，陷身在冰溝裡的人，就更抵擋不住了，他們還有機會嗎？

陳沅下去之後，不久就傳來了信號。亢可拉一聲令下，站在上面的人，用勁直拉。綑緊的繩索，慢慢的上來了，但繩子的一端上，只有一個人，上來的是齊莫亞。

齊莫亞的頭與手，早已有多處皮破了。我擔心那些傷口會變成難治療的凍傷，但齊莫亞却大叫着說：

「別管我，下面還有克克里和陳沅。」

「他們怎麼了？」我趕快問。

「克克里暈迷未醒，陳沅體力不濟，也有多處受傷。」

「呀！」我叫了出來。

繩索再度放下去之後，這一次，費了很大的勁兒，拉上的還是一個人，他是暈迷的克里。

陳沅把自己的繩子給了他們，她仍留在冰溝裡。

「陳沅，」我在上面，對着冰溝叫：「這一次該你了，你要小心！」

繩索再度拋下，許久許久，冰溝裡沒有反應，我心裡又急又惱，不知她在底下做什麼。

我一抬頭，黃昏已經來了。

「陳沅！」我大叫。

不知陳沅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冰溝下，就是沒有反應。

「陳沅！」我又大叫。

「噓，」亢可拉叫了起來：「動了！」原來他已感覺到繩索傳來的微弱信號。

「我再也顧不得什麼了，我幫着大伙一起拉繩索。這一次的繩索，似乎更難拉動，我們叫呀喊呀的，終於拉上來了，但在繩端的，却幾乎是一個冰凍的人——我幾乎忘了，在那麼深的冰溝裡，因為空氣不易流通，就是在夏日裡，氣溫也在零下四十度左右——陳沅如何不變成冰人呢？」

不管了，我也沒有時間管別的事了，現在我們有六個健壯的人，却有三個受傷的人，何況黃昏已愈來愈濃，而我們還有一大段石原路，我們非趕路不可。

一脚高一脚低的石原，本已難行，我們來時的那一陣大風雪，又替石原上覆了一層厚雪，現在除了一脚高一脚外，又增加了光滑，那麼路就更難走了，更何況，我們還要搬運三個受傷的人？」

「教授，」不知怎麼，陳沅突然說話了：「真抱歉，我替你增加了麻煩！」

「不，你救了他們兩個人。」我說。

「但我把你的探測隊弄成這個樣子。」

「那不是你的錯，」我說：「那是我的錯。」

「不，是我，假如我不下去……」

「是的，你不該下去，」我忍不住的說：「亢可拉可以下去，你為什麼捨着下去呢？」

「我是為我啊，」陳沅悠悠的說：「我一直給你添麻煩，你老是對偏我偏心，我只是證明我可以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，我是你溫室裡的花，但我却一直想接受溫室外的嚴冷呀，我是……」

「不要再說了，」我說：「也許你是對的，我對你太偏心了，你比我想像的健壯，你甚至比這裡的許多人都健壯，只是我一直沒有想到。等你復原後，我可能要重新考驗你……」

「謝謝你，教授，」陳沅說：「我們兩個人，在一大堆外國人中，都是很特別的，但你不要再把我當做特別

的人，我不怕任何苦，我知道我受得了，只要你不……」

黑夜終於來了，那段石原路，走的更加困難，但我的心裡却是甜的，因為我真正的認識了陳沅，她的堅硬，比這裡的冰河，比這裡的石頭，還要來的強毅，我真要對她另眼相看了。

挪威直昇機迅速的把受傷的人帶走，我在寫給挪威與學校的調查報告中，最後的一段，却是：「在這冰雪、烈風與不毛的石原之地，我看到億萬年前古老的大地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也看到一個堅毅的人性，那是來自古老國度裡的陳沅身上。」